



秦 兆 陽 著

在田野上,前進!

秦 兆 陽 著

在 田 野 上, 前 進!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在田野上,前進!

秦兆陽 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59) 字數: 558 千

開本 33 5''×46'' 1/32 印張 15 $\frac{1}{2}$ -原頁 2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88000

定價(5) 1.22 元

內 容 說 明

這部長篇小說，圍繞着——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由即將垮台到鞏固、擴大這一中心線索，具體地表現出國家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農村中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廣大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高漲熱情。作品着重地寫出了我們農村工作幹部在新的現實面前所持的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以縣委書記王則昆為代表，他們對農村社會主義方向冷漠，對農民走向合作化的熱情懷疑，因而不注意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歷史性的中心任務；另一種以縣委副書記張駿為代表，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忠心耿耿，深入研究個別農民的生活特點，熱情地領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作者描寫了這兩種人物之間的鬥爭，尖銳地批判了前者，熱情地表揚了後者，說明了我們每一個幹部應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社會主義事業。在農村社會主義高潮蓬勃發展的今天，這部小說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的。

目 次

第一章	兩位縣委書記·····	1
第二章	一尺多寬的地邊子·····	14
第三章	社長郭木山·····	27
第四章	勝利——差點兒失敗了·····	41
第五章	陰謀·····	63
第六章	棉花地裏的風波·····	80
第七章	支部書記郭大海·····	94
第八章	最簡短的會·····	108
第九章	退社·····	117
第十章	為了愛，要恨·····	129
第十一章	馬的故事·····	143
第十二章	找着了壞根子·····	152
第十三章	黨員會·····	163
第十四章	明天·····	179
第十五章	心，熱得很·····	193
第十六章	改變它，越快越好！·····	204
第十七章	還只是剛剛開始·····	218
第十八章	另外一種理想·····	235
第十九章	要多用腦筋·····	251

第二十章	郭老根賣地	266
第二十一章	一夜	285
第二十二章	突然的打擊	303
第二十三章	王則昆的煩惱	321
第二十四章	看準了方向的人們	335
第二十五章	頭腦“冷靜”的人	353
第二十六章	“走社會主義的道兒不犯法!”	365
第二十七章	不可避免的爭論	374
第二十八章	一對青年人的故事	391
第二十九章	從羣衆的要求出發	401
第三十章	裏外不像人的人	416
第三十一章	仇恨	429
第三十二章	在羣衆大會上	443
第三十三章	意外的事情	466
第三十四章	在偉大的時代面前	473
尾聲		488

第一章 兩位縣委書記

王書記：

現在我向你報告一個問題。我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可壞了，要垮台了。正社長郭木山急病了，副社長李祥鬧情緒，不管事。所有社內的事情，我和李寶成兩人領導不起來。請上級趕快派人來吧。別不多談。

敬禮！

曲堤村李幼章上

縣委副書記張駿看完了這封信，皺着眉，用他那負過傷的腿在屋子裏一拐一拐地來回走了兩趟，然後把通訊員小趙叫來，用生氣的口氣問他：

“這封信是誰交給你的？”

“剛才收發室送給王書記的，王書記看了看，叫我交給你。”

“王書記回來了？”

“剛回來。嘿，剛一進屋，收發室就給他送來一大堆，又是信，又是報紙文件。”

“好吧，給我被子綁在車子上，我馬上出門。”

小趙猛地一愣，眼睛一睜一睜地看着張駿那蒼白瘦削的臉，皺得很緊的眉毛和那像是有些生氣的眼睛，又不敢跟那嚴肅的眼神相碰，趕緊把頭往一邊一扭，心想：張書記真怪，昨天下午才

从省裏回來，一路上坐了二百多里路的大車，昨日夜裏沒有吃东西，今日早晨也只喝了兩個雞蛋，也不休息兩天！

張駿像是猜透了小趙的心思，責怪地看了他一眼，好像是說：“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愣着幹嗎？”然後把信往口袋裏一掖，往正書記王則昆屋裏走去。

王則昆是剛剛从四區檢查了秋耕工作回來的，正在脫掉粘滿了沙土的鞋襪，準備洗脚。炕旁边的椅子上擱着一盆熱水，冒着熱氣。組織部長黃永清坐在桌子旁边，在談着三區幾個村子整党的情形。一看見張駿進來了，王則昆把鞋襪一丟，光着脚站起來了。

“哈！老張，你看，我剛回來，還來不及到你屋裏去看你，聽說你又犯了胃病？”

“嗯，犯了。”張駿勉強笑了笑，坐了下來。

“更瘦了，腮都癟下去了。”黃永清笑着說。

王則昆提着襪子到門口去抖掉塵土，回過身來，像是很高興地眯着眼：

“老張，你學學我對付胃病的辦法吧，喝它兩盅，暖和暖和，一方面也是你剛回來，歡迎歡迎；再一方面，……”

他並沒有說明再一方面怎麼樣，就大聲對着窗外叫小趙告訴伙房裏添兩個菜。小趙高興地在外面應了一聲。

“對，我同意！”黃永清還在微笑，“我知道，老王也想喝點酒解解乏。”

每逢跟這兩位書記個別接觸的時候，黃永清臉上常常會掛着這樣的微笑，這微笑給王則昆的印象是遇事心裏有底，不慌不忙；給張駿的印象却相反，是不親切，不坦率，使人摸不透他的心思。

“不用！”張駿那刷子一樣的黑眉毛又皺起來了。“我是向來不喝酒的。我馬上就出門，到曲堤村去！”

“幹嗎？”王則昆睜大了眼睛。

張駿掏出了那封揉皺了的信：

“就為了這。咳！今年，國家已經開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縣就這麼一個農業合作社，還要垮台……”

屋子裏暫時是一陣沉默，黃永清臉上的笑容一下子沒有了。

王則昆把腳泡在盆裏，滿盆的水馬上變成泥湯了。

“咳！”他搭着眼皮子看着自己的腳，歎了口氣，自言自語起來了，“去年，批准成立這個社時，我就考慮到這一點：別看那些人要求建社時情緒挺高，到秋後，咳，一定要出問題。怎麼辦呢？兩個搞互助合作的專職幹部——張鳴山跟胡鳳如，都到五區去解決互助組的糾紛去了。五區通共就那麼幾個互助組，倒有半數在鬧問題，有兩個組簡直鬧得太不像話，咳！複雜，嚴重，不是一兩天能夠解決的。家裏，人是有，可對農業社的事情都不內行，也不瞭解曲堤這個社的情況……”

聽了這篇話，張駿明白了：在他到省委黨校去學習的這十個月裏，縣委委員們大概誰也沒有到曲堤村農業社裏去過，除了張鳴山和胡鳳如這兩個專職幹部以外，縣委辦公室的其他幹部大概也沒有去過。對這樣的事情他不能不氣，但又不願意一回來就跟王則昆鬧得不痛快，只得忍着。

王則昆慢慢地擦乾了那泡紅了的腳，繼續咕嚕着：

“上級叫我們‘穩步前進’，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去年一批批准他們成立，我就估計到這個社會成為俺們的包袱……”

他忽然埋怨地把頭朝窗戶外邊一扭：

“小趙！叫伙房添兩個菜嘛！你在那兒鼓搗什麼！”

“早告訴了!”小趙用他那孩子氣的聲音答應着。他正在給張駿擦自行車。

張駿再也忍不住了，跳起身來：

“不行！我這就走！”

不想他剛走到門口，小趙一頭撞了進來，手裏拿着有煤油味的破布，擋住他：

“張書記，我可不讓你走！你兩頓沒有吃飯，餓着肚子就走？可不行！”

“你兩頓沒有吃飯？”王則昆也叫起來了，“那可不行！小趙，再去叫伙房下碗掛麵湯，多攔兩個雞子！”

小趙勝利地跑出門去了。黃永清也幫着勸說。張駿只得重新坐下來。

王則昆穿好了鞋，在屋裏來回躑躅起來，一會兒抓抓他那灰白色的光頭，一會兒又無意識地拍拍肩膀上和褲腿兒上的塵土，不知不覺地又叨咕起來了：

“咳，叫農民走集體化的路，可不簡單！可不簡單！我早先也當過農民，現在我家裏也還是農民，就拿我父親、兄弟、老婆來說吧，那股自私自利的勁兒，咳，到集上去買個碗都要掂量半天，生怕吃半個錢的虧……”

他有四十多歲，粗短個兒，背微微有點駝，因為多年來工作勞累，頭髮灰白了，臉上頗有些皺紋，看起來像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了。他的性情也有些像個老年人，動作遲緩，說話愛拉長聲，思考問題時愛自言自語，就因為這，本縣很多幹部和羣眾都在背地裏叫他是“老書記”。這一切正好跟副書記張駿相反。張駿是個瘦高個兒，三十五歲，雖然身體很弱，性情和舉動却有些像青年人。

去年冬天，王則昆確實是不同意批准成立這個社的。曲堤村的人們向縣委會呈請了一回，他不同意批准。後來張駿特地到該村去住了三天，瞭解了一下情況，回來作了報告，他還是不願批准。他當時的理由是：

“上級的指示是‘穩步前進’，辦壞了要受批評。別的工作還忙不過來呢，又找這個麻煩？算了吧，算了吧，別平白無故地找批評受吧！”

當時是在縣委會的會議上，別的縣委們都不發表意見，因為，從縣長林樹直往下數，銀行的行長，公安局的局長，縣供銷社的主任……向來都是各人只熟悉各人的本行業務，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這個縣還是新鮮事兒，誰也摸不着頭，也不敢去摸（怕摸壞了受批評），又覺着自己沒有這個責任去摸，而本省有的地區又在糾正互助合作運動中的盲目冒進傾向。只有張駿一個人急得鼻子尖兒冒汗，大聲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說是他到曲堤村去看過，郭木山他們那一夥人情緒挺高，他同意他們建社，而且可以對這個問題負完全責任。他說：

“我們不能對羣眾走向社會主義的熱情潑冷水！我們拿什麼理由不批准人家建社呢？就因為我們‘怕’犯錯誤嗎？就因為這些社員將來‘可能’會出問題嗎？咱們的這個縣根本沒有什麼冒進不冒進的問題，正好相反，咱們是‘盲目不進’！是躺着讓富農們從我們身子跟前走過去！”

他說話向來是又乾脆又洪亮，但是他常常並不承認自己是個性情暴躁的人，在村子裏跟農民接近的時候，他並不是不能深入的，並不是沒有耐心的，相反地，羣眾總是覺得他親切，熱情，痛快，說起道理來清清楚楚，所以常常是很願意跟他接近的。他覺得，在會議上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時，本來就應該是這麼說話的。

特別是对着一些疲疲軟軟很不容易被說服的人們，特別是在一些令人惱火的問題上，如果不應該像这样說話，難道要人学舊社会裏大姑娘上轎似的捂着鼻子嗡嗡嗎？

王則昆從來是不欢喜跟同志們作激烈爭論的，他常对那些性情急躁的人說：“同志，討論問題就討論問題嘛，幹嗎要口裏噴白沫子呢？”但是當時他听了張駿的這些話以後，心裏也不怎麼平靜了，就用很低的声音对坐在旁边的黃永清咕嚕了幾句：

“這麼說，我們都沒有做工作嗎？这套理論，嘿，真不簡單！”

黃永清點了點頭，又向大伙兒搖了搖頭，笑着說：

“老張，你說得有點過火兒啦，我們躺着，……嘿！”

“什麼？過火兒？”張駿又站了起來，嚴肅地看了大家一眼，表示他不光是說給黃永清听的，而且也是說給大家听的，“是的，我們一年到头忙得汗都顧不得擦。可是，為了什麼呢？單純為了完成上級交下來的任務嗎？是的，任務是應該完成的。可是，總還得有個長遠的目的吧？比方，鎮壓反革命，是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為什麼要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呢？……我們奔着什麼样的目標建設新中國呢？怎麼達到社会主义社会呢？——這就是問題。”

他看見王則昆低着頭在摸弄小本兒，黃永清臉朝着一邊在暗笑。只有宣傳部長趙克文的眼光是同情他的，却不說話，這人因為自己不是正式的縣委委員，又是來這個縣還不到四個月，常常只是列席參加會議的，所以不願意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發表意見。其他的人也都是不知道應該怎樣來緩和這個局勢，都為難地看着他，他心想：“他們又要笑我的空理論了。”就連忙把話往近處拉：

“比方，春天，我們一次接一次地佈置耙地保墒，防旱抗旱，送糞播種，完成國家所需要的、各種作物的種植指標；夏天，秋天，又是根據不同的季節，一套套兒地佈置下去；要達到什麼程

度，要完成多少數字。怎麼完成呢？全縣星星點點的互助組差不多完全是沒人領導的自流狀態；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個也沒有；對個別農民，只停留在形式主義的一般號召上；村裏的幹部和黨員團員盡忙於開會，他們自己的生產比羣眾還差勁得多。又比如，整頓基層組織——整黨，這個工作當然是很重要的。怎麼整呢？反對強迫命令，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拿什麼去反對呢？拿‘不要強迫命令’，‘不要貪污腐化’去反對。不認真地對他們宣傳社會發展前途，不同時去組織互助組和農業社，不檢查黨員們對互助合作工作是否關心。結果，反對了他們那舊的一套，沒有給他們新的一套。結果，黨員和農民們都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這真是個嚴重問題！咳！我們在座的縣委們大半都不知道肥料的氮、磷、鉀三要素吧？我們武裝部的陳部長，嘿……”

當時，在座的人有的紅了臉，有的笑了。武裝部長陳實忠抱着頭，臉紅得像抹了醬一樣。他的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他問專職幹部張鳴山：“聽說你在曲堤搞什麼合作社？你那合作社裏盡賣什麼貨呵？”這就成了縣委會裏人人都知道的笑話了。

王則昆的臉也紅了，站起身來，把手裏的小本兒抬得高高的，使勁往桌子上一擱，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氣壓住心裏的氣惱。他說話的聲調还是很慢：

“張副書記的話，咳，是值得考慮的……不過，老張，你雖說在咱這縣裏工作了一些日子，可還不大瞭解俺們的情況。俺們都是老粗出身，理論上說不出個套數兒來，學習，腦子不听指揮……”

“為什麼曲堤村的郭木山他們就能學得會呢？難道我們連个村幹部都不如嗎？我自己從前也不是什麼知識分子，出身也不‘細’！”張駿忍不住打斷了他的話。

“嘿嘿嘿，”王則昆諷刺地笑了笑，“你年輕，聰明，……”

“我也有三十多，並不年輕！”

“好，你黨性強，比我們高一等！”這位輕易不愛嚷叫的老書記到底也嚷叫起來了。“好，我們不談這個問題了。這個社既有張駿同志負完全責任，那我們就批准他們成立吧！你們大伙兒有什麼意見？”

沒有人說話，會場上沉靜了很久。

“不過，”王則昆聲音很低地接着說，“不過，上級‘穩步前進’的方針还是一定要考慮一下的，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張駿又站起來了，用力地把手一揮，但聲音也很低：

“我還要說幾句話。上級說要‘穩步前進’，這不錯。我請問：要是我們不去‘積極領導’，不去為‘穩步’創造條件，那我們又怎麼‘前進’呢？那我們就只好既不‘穩步’也不‘前進’了吧！”

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就好比是打仗，行動得越快、越積極、越主動，就越好。時間，速度，是最要緊的。為什麼工人們要天天想辦法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呢？他真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同志對社會主義事業這麼冷淡，這簡直使他不能容忍。他看着他們，等待着回答。

“好吧，我們接着討論別的問題。”王則昆坐了下來。

當時，曲堤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這樣被批准的。

現在，王則昆和張駿同時都想起了十個月以前的這段事情。張駿心想：“在這快一年的時間裏，你們對這個惟一的農業社誰也不過問，現在發生了問題，我剛一回來，就把這封信給我看，想將我一軍，想堵我的嘴。好吧，我既是那時答應了負完全責任，就要負責到底！”另外，他確實在為這個惟一的農業社着急。這就是他為什麼急於要走，而且很生氣的原因。他看了黃永清一眼，

覺得這個將一軍的辦法一定是黃永清想出來的，他以為：王則昆這人雖然有很嚴重的缺點，倒還不至於壞到這樣地步。他想起了自己到黨校去學習以前，曾經幾次跟黃永清談到對本縣工作的意見，黃永清不是哼嘿着，就是像鯁魚刺似的嘖嘖着，不發表肯定的意見，最後總是岔到一邊，說自己各方面的水平很低，希望上級調他去學習一個時期，最好是把他調去做別的工作。其實，從各方面看來，他是既不願意去學習，又很滿意目前組織部長的工作地位的。張駿那種想說服別人的熱情幾次碰見這樣的冷水，從此就對黃永清這人有了個一定的看法了。

王則昆還是在屋裏走來走去，他由於想起了過去的那段事情，就想到了今天張駿急於要去曲堤村和不大高興的神氣，就猛地猜到了張駿的一部分心理了，就很後悔不該馬上把那封信給他看了。他本來也是想讓張駿馬上到曲堤村去一下，準備等自己洗完了腳就去跟他談，卻沒有想到張駿的胃病犯得這麼重。

去年年底，上級調張駿去省委黨校學習的時候，王則昆以為上級是考慮到張駿從部隊裏轉業到地方上來才一年多，缺乏地方工作的經驗，到本縣來了才兩個多月，就跟大家的關係搞得不好，影響了縣委在下級幹部當中的威信，所以才調他去受訓的。根據這同樣的理由，他以為張駿在學習期滿以後，也許會被調到別的縣去工作，再也不會回來了。所以他一直在暗暗地鬆一口氣。他跟黃永清一樣，實在有點怕這個人，部隊作風，說話又尖又硬，絲毫不留情面，又滿有一套理論，笨口拙舌的大老粗真說不過他；可是，他這套理論切合實際嗎？全縣的幹部都只有這樣水平，工作又忙，比如，武裝部長陳實忠同志，十幾年的老幹部，五十多歲，他那腦子裏就是什麼也裝不進去了，“要叫他學會農業社的一套，可真不簡單！”……現在，這個部隊作風的張副書

記又回來了，看起來脾氣還是一點也沒有改。但是，既是回來了，就回來吧，以後可得跟他把關係搞好，得耐着點心，可別再弄得像以前那樣驚驚扭扭……

王則昆像是下了什麼決心，猛地站住了腳，又親熱又誠懇地勸張駿不必着急，还是在家裏休息兩天；曲堤的農業社是決不能讓它垮台的，可以派人到五區去把張鳴山叫回來，这个同志搞互助合作还是有一套的，在曲堤村的羣眾裏邊也是有些威信的。

但是張駿堅決地搖了搖頭。他正拿着張報紙在看，等着吃飯。他說，他要對曲堤这个農業社負責任，要不親自去一趟，心裏怪惦記得慌。在這幾個月的學習當中，他越是多懂得一點理論，就越是惦記这个農業社。他剛才的氣憤情緒已經平靜下來了，所以說得也很懇切，一面在心裏想：“这回回來我可再也不要給他們一个‘部隊作風’的印象，我為什麼對農民、對下邊的一些同志能够耐心呢？為什麼一碰到老王老黃这样的人，一碰到這樣的工作問題，就要急躁呢？”同時把手裏的報紙摺疊起來，打掃桌子，準備吃飯。

忽然，桌子上靠牆的一堆信件裏邊有一个小小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筆跡挺熟，“王書記收，二區尹寄”，是二區的區委書記尹華珍寄來的。尹華珍是黃永清的爱人，信封上並沒有黃永清的名字，可見不是私信；而二區正是曲堤村所在的區，尹華珍（張駿是瞭解她的）又是全縣關心互助合作工作的少數區幹部之一。所以張駿順手拿起它來，看見信口兒已經拆開了，知道王則昆已經看過了，就問他：這封信是不是談的曲堤農業社的事情。

“不是反映曲堤農業社的情況，是要求到劉莊鄉和曲堤村去工作。”王則昆說着，不知道為什麼，看了黃永清一眼。

張駿有些奇怪了：

“她是二區的區委書記，隨時都可以到劉莊鄉去，幹嗎要向你要求？”

王則昆抓抓他那灰白色的光头，歎了口氣，忽然想起來了似的，把洗腳水端出去倒了，又回到屋子裏來，才說道：

“這次作普選重點試驗，分配她到西槐村去了，她對這一點很不滿，提過兩回意見。這個同志，就是個性強，對工作個性強，對老黃也個性強，給我來信就不附帶給老黃寫幾個字。剛才我還跟老黃談到她，老黃正不痛快呢。”

黃永清跟尹華珍之間的關係，張駿是知道的。難怪黃永清現在沉沉悶悶地坐在那裏，眼睛看着地，一動也不動哩。另外，張駿也知道王則昆他們使用幹部的習慣：不培養，不教育，每逢任務一來，就把他們調得滿天飛，弄得他們天天忙忙碌碌，能力既提不高，工作也沒有扎下根兒。但他再也不願意馬上又為了這類問題引起爭論了。他想起了一件私人的事情——應該抓緊時間給在省裏幹部速成中學學習的愛人寫一封信；如果到了曲堤村再寫，寄信不便，她就得晚收到好幾天，就要多盼望好幾天了。

通訊員小趙還在廊簷下邊擦自行車，看見張駿走出來了，就直起腰來說：

“張書記，你看見我種的那花兒沒有？”

張駿回頭一看，在東西兩邊房角的兩塊小空地上，長着兩叢半人高的美人蕉，老綠蒼紫的肥大葉子，托着鮮紅金黃的火一樣的花朵，竟給這座古老的大院子添了不少的生氣。

這院子從前原是全縣最大的一家地主的宅院，快解放時這家地主據說是跑到天津去了，臨走時故意把房子毀壞得不像樣兒。縣委會搬進來時，所有的門窗都是重新潦潦草草地安上的，用的